穀山筆麈

穀山筆麈卷之十六

明東阿穀山于愼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雜說

西門公子好士門下博徒酒客常數百人公子出則鞲鷹挾彈操箏瑟而從者塞路無何公子中貧無以奉客而北里王孫暴富於公子故公子門下客皆去而事王孫王孫出則鞲鷹挾

彈操竽瑟而從之者塞路於是公子與王孫博爭道而怒相鬬家人之從王孫者闌弧而射公子公子蹀履而走王孫大喜曰甚哉吾之忠也闌弧而射公子公子蹀履而走出千金大享客漢陰丈人謂之曰王孫過矣比從王孫而遊者非故西門客耶然而闌弧射其故主如越人者利王孫之金也君之金今日盡則明日析而之他又何愛咫尺之矢不以加君於十步之內而愽人之千金耶王孫大悟遂謝客

石　其侯好客五陵諸豪皆出其門下已而魏其罷將屏居南山射獵丞相田蚡新貴用事故魏其客皆去事田丞相於是魏其嘆曰嗟乎客則何忍哉老僕所以事客非有負也皆去事田丞相東方生大笑仰天冠纓盡絕曰將軍胡見之晚也夫釣者操竿垂餌投綸於淵潭之中煦沫吞餌脩然而來者鰍鯢也若夫王鮪赤鯉盈尺之魚若藏若沒若浮若游可望而不可致何者其志不在餌也今將軍之客利合而來利盡而

去其來甚易其去甚輕若夫高世之士懸萬戶之封不可招之而設湯鑊之誅不能揮之去將軍安得而客之然則將軍之客徒鰍鯢耳非有赤鯉王鮪盈尺之魚也

穰侯爲秦相入則爲群臣之言以請於王與太后出則爲王與太后之令以令國人國人莫踰也客謂穰侯曰君侯之危如累卵矣穰侯蹵然曰何謂客曰君侯知傀儡戲乎夫傀儡戲者一人而持兩末偶懸而垂之其上蔽之以帷左手

之人哭右手之人泣左手之人搰右手之人旋
於是市中小兒累迹而觀者如市以為天下之
妙伎洞心駭目其樂忘食及搴其帷而視之則
出一手也於是大哭而走不復返顧今君侯親
為群臣之言以請於王與太后又親為王與太
后之令以令國人是舉秦國上下左右出君侯
之一口也不可以給市中小兒終日君侯不早
决者臣懼秦人之搴帷而視之也豈止哭而走
扎穰侯不能用

齊王之宮美人三千而無塩女求見盤珊痀瘻五管揞天鶵結藍縷入王宮門三千美人望之大咲王曰嬉來前夫人之謁也豈有意辱寡人之後宮哉無塩曰唯唯不敢王曰夫寡人之左右者皆治麗靚雅嫽眇多姿膚如玉雪腰如束素垂羅曳縠欸如流雲寡人猶以爲不適不能一睞也夫人之王貌能傾之乎曰不能王曰寡人布席而飲懸樂而奏美人羅於玉箱金堂搦琯張絃曼聲而歌氣芬芳椒蘭音繞梁欐寡人於

斯時也大飲千鍾小飲百榼仰天耳熱其樂忘死夫人之妙技能抑之乎曰不能王曰然則何以娛寡人而辱寡人之後宮乎無鹽仰天大咲拊手泣涕曰殆哉王之圖國也夫妾之志以為齊國東負滄海之饒西挾岱宗之險表裏九河縱橫千里天下之強國也而西面事人號為東藩妾誠惑之大王誠為謝連衡之約擯合從之議斥游談之士罷春秋之請南城瑯琊則楚人不敢窺薛壯屯千乘以河為池則燕之士馬不

敢南向西畫汶濟布十萬之師於阿鄄之間則三晉之軍不敢東顧然後閉關而守興魚鹽之利席棗栗之饒修太公之教講管子之法西向而亢強秦不及十年可為東帝今大王計不出此而聽諸侯遊士之談以合從連衡為事從成則三晉與楚分其利齊不能越韓魏而有秦衡成則秦享其成而齊以空名奔走諸侯之後是坐而自索也不知三千美人之中有以此進大王者乎妾誠惜之於是宣王瞠目而貽柎心而

嘆曰嗟乎天以無鹽君賜寡人也寡人之國將亡無鹽君存之遂立以為王后齊國大治攘地千里夫嫺都儇利之質非不捷也聲中宮商貌如刻畫非不嬌也及其當利害之交值艱危之地未有能濟者也故有呈木樸之觀而負瑋奇之節謝便儇之巧而備博大之材者此無鹽之類也

璅言

屏之張也直則不可立必也固而曲之輪之轉

也方則不可行必也楺而圓之處世亦然雖然屛必有輻輪必有軸屛雖欲曲不可不齊輪雖欲圓不可不正君子自處也亦然

士大夫處世能絕四語可與論道矣一曰耳語一曰目語一曰手語一曰足語呫囁而談者私也睇咲而談者險也握手而道者僞也囁足而告者晛也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

漏刻之人受命於水水涸則降影燈之人受命

於火火熄則止其升降動止有制之者也人之在聲華勢利亦然得則神王失則氣沮制在外也夫惟立命在我而不為外物所制幾於道矣
更色而不更葉者松栢也更葉而不更條者衆木也更條而不更根者百草也更根而不更種者五穀也故五穀之命在種
近世士大夫有四字寶訣自謂救時良方不知其乃膏肓之疾也進退人材用調停二字區畫政機用作用二字此非聖賢之教也夫賢則進

否則舍何假調停政可則行不可則止何煩作用君子以調停為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為君子以作用為才而小人之彌縫者借為四字不除太平不可興也

天下將有亂萌固不可養亦不可激養之亂激之亦亂依阿唯喏以延歲月一旦亂成坐視其敗此養者成之也引繩批根吹毛洗垢使之情見勢極一發而潰此激者成之也養之激常在大臣激之激常在小臣大臣忘身以為國則分

內事不可模稜小臣奉官以守法則分外事不
必越俎天下事乃可言矣
大臣之義在於體國小臣之分在於守官何也
大臣位尊寄重與君國同其休戚非一官之守
能盡而上之所以責之者亦不止於所守之官
而止也如吏兵之會推禮曹之會議刑曹之會
審凡大賞罰大典禮無不使六卿共之非若尋
常政體一部可得專也柰何以一官自晝而秦
越國家之安危嘿不出聲非大臣之義矣至於

部司之臣本無言責凡錢穀甲兵禮樂刑名各守其官以承其長夙夜在公不懈於位其官盡矣上之所以責之亦止於其官之內未嘗以錢穀責之吏兵以禮樂責之法官也後世士風日漓趨名嗜進往往舍其官之所當守而憂其責之所不及非小臣之事矣此何以故大臣以長厚為體而不思義所當重小臣以建白為名而不思職有所專也夫使大臣不憂國而小臣不守官國家之事必有難言者矣

士之氣節盛衰亦有時哉有唱而後和有銳而復竭此皆非義理之勇也　本朝如靖難之舉死者不下十百至於土木之難寂然不過一二如嘉靖大禮舉朝爭之死且竄者不下數十至於易世之後如　廟祧之遞遷　兩宮之推崇亦有許大事體復寂然無一人言者何也士之舉動猶風也飄風大和冷風小和風之所過萬竅怒號風之所止一塵不動且再鼓則衰三鼓則竭氣亦有所盡也若夫義理之勇千萬人倡

之而不加千萬人阻之而不止當寂則為處女當銳則為脫兎豈係風氣哉

人臣之犯顏直諫非以為名也凡以與上之違也上從之而不受其名則主臣俱榮上不從不已受其辱則過歸於上而名成於下非純臣之本心矣且夫臣子之於君父固欲得其懽心非以咈意為顛也君父之喜自必以為榮君父之怒自必以為辱乃臣子之常耳令也以為名之故而成其為利之實遂至以君父之喜為辱而

以君父之怒為榮無乃非臣子之情乎天求其喜而不得以至於怒是求其榮而不得以至於辱也恐懼修省若將無所容如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如曰臣罪當誅兮天王明聖則庶乎不失臣子之義而利名亦可永譽矣倘以此驕人以此輕世恐有道者視之不免發一哂爾

天下之事平時患在操切臨難患在牽制操切太過則變以刺成牽制太過則機以懦失此禍亂之所由興也

處天下人心不可不虛虛則無難處之人任天下事心不可不實實則無難任之事當事之人如柁師然風恬浪靜一瀉千里柁師可以享其逸洪濤巨浸蹴地連天柁師可以見其能惟至於萬斛之舟膠於中流寸尺不能進左右無所倚雖有天下之神巧不能幾矣

以事勞心者事受之以理勞心者理受之事受之者物有其則心無與也理受之者理有其趣心無與也惟以心勞心者心受之其傷必多何

謂以心妄念是已智故是已陰謀是已
為大臣者不惟不當有保位之心即保名之心
亦不可有一有保位之心則利害之說得以中
之一有保名之心則毀譽之說得以中之利害
之說入則有所趨避其志不行毀譽之說入則
有所顧忌其志不行然則惟利國家社稷不爾
君子欲為天下用則有不必用之心乃可用也
有不必用之心則其身可去可留而寵辱得失
一無所動然後惟吾所行而無所趨避所謂以

尾注者巧也古人所為重恬退澹泊之士非止奬其品地實以恬退之士無富貴利達之心而天巧全使之効用必能為人之所不敢為而大有益於國家

士人持身之節有關於道義者視一介如泰山大將用兵之略有係於安危者視千金如糞土夫以持身之節而律師行之法天下所以必成功也

人之於虺蛇也惡之而不怒也其於虎狼也畏

之而不怒也大哉豈畏懾也避之已矣安有見虎狼虺蛇而裂眦指髮以必求一逞者乎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用人不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己不可太峻

人之年壽長短元氣所稟亦有厚薄然人能善養亦可延年如燭有長短使其剋蠟相同則久暫了然若使置長燭於風中護短燭於籠內則以彼易此未可知也故養生之說不可不知

論畧

柳下惠以和而聖關壽亭以忠而神其必爲人所不能也而世以秉燭坐懷二事爲二公之大節見亦陋矣何也風雨如晦授衣而燠此何時也即有淫僻之心未必即熾況其人之美惡若此久不可知縱非下惠遽及於亂乎曹公貌貌壽亭欲致其節而致諸死鎬之一室耳目密列即非壽亭其誰自白乎故柳之不亂不欲者能關之秉燭不敢者能之非其大也柳之大節在一體萬物而無揩別之心關之大節在始終

爲主而無二三之志此其與天地同量日月爭光者矣而以二事當之不亦細乎柳之言曰爾爲爾我爲我爾焉能浼我哉關之言曰月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此其大不大原可以同體天地並明日月者矣曰聖曰神不其然乎

賈之弔屈楊之反騷其情一也賈賦曰班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又何必懷此都也若望原不歷他國擇主而事以及於死者此言非也當六國之時出仕他

國固士人之常然原楚之同姓所謂貴戚之卿也一旦以忠被斥徊徘顧望不忍他適寧沉而葬江魚腹中如遠遊諸篇詞旨可想見譚奈何以此責之雄則不然其詞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故摭離騷文而反之其詞曰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此有道之言也與賈生之旨趣大相遠矣雖然雄之視三閭又何其不相若也則無乃與其言

刺謬耶
曹孟德雄心異志情見乎詞不一而足而又曲自掩飾以愚天下嘗讀其詩如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此有所牽制而未能決之詞如憂從中来不可斷絕此有所計慮而未得遂之詞如山不厭高海不厭深明自托於周公如我心何拂鬱思欲一東歸微自附於漢祖即此數語其志可知也短歌行中間全揷呦呦鹿鳴數語上下文義了不相接豈其才詘使然乃攙和掩飾使人

不可解耳如為隱語秘訣恐露竅妙則多書襍字以亂其辭也自古及今無人識破令地下老瞞咲人迂腐可為扼擘

三代養老之禮遠不可考記所傳者多漢人擬議之辭東京西周倣而行之未必三代之舊也後周以于謹為三老中楹南向而坐帝立於黼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豆親為袓割謹食畢帝跪授爵以酳此拘禮經之文而不達其意者也何也古人之席以東向為尊賓師祭

祀皆正東向之席惟人主立朝則南面耳今也以人臣儼然南面而使人主立於其旁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方向也禮曰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古之所謂跪者卽坐而膝席耳今也以人臣倨坐於上而人主跪於其前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坐起也且夫禮有時而情有順古今異便不可強也古之人君立而聽朝今有立者乎古之升車者或立而乘今有立者乎況三代所謂國老者其道德行業足以師表流俗

而輔翼人主王之所謂師保父兄也東京以桓榮為三老儒者猶或恥之謹何人哉猥以不經之禮尊之陋亦甚矣宋儒徒取其能行周禮而不察其是否不亦誣耶

周禮小司寇五聽之法一曰辭聽觀其所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三曰氣聽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古人聽獄之法詳密如此即有神奸不能自遁片言折之可矣

後世不務出此而以鈎距伺察得人之情以羅
織鍜箝求人之情其法彌刻其術彌踈以此求
清庶獄聽之不以其道者也
魏晉以来最重氏族南則王謝褚沈北則崔盧
王鄭至唐猶然魏孝文時以范陽盧敏清河崔
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爲衣冠所推而
隴西李冲以才識見任故世之高華者以五姓
爲首河東薛氏以不得入郡姓至辟戟廷争僅
乃得之於時婚姻仕宦皆以門閥相高下品单

門自甘隱約斯亦過矣然喬木世臣國體所關燕遠堂高積非一日門閥之重固不為無益也今世門閥太輕地望無取仕以權寵相慕而詘世臣婚以富貴相高而左舊族視之不過積習究其極弊甚有關係不可不熟思也

古人宗法之立不惟敦睦一本其實家道之隆衰以離合為驗後世鄙俗戾風自相胡越有失婣睦而門閥之衰外侮之、遘恒必由之譬如有蛇於此擊其首而尾應擊其尾而首應此生蛇

也擊其尾而首不應擊其首而尾不應此死蛇也則樵豎甘心焉矣至有骨肉相殘傍人酸楚而略不動心者此夫自斷而未殊者耳

宋時諸路被兵之後必有一番優恤田有踐傷者或賜之粟民有被掠者或賜之米或除其積逋或收其遺骸種種撫摩不一而足深仁厚澤固結於人心良有以也今世誠考其法於邊境中虜之地倣而行之於公家無費而可以收拾人心培養元氣惜乎無舉而行之者

宋徽宗一日內宴出玉巵玉盞以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華蔡京曰乃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此不但逢君之惡乃過君之善也京之佞不容誅矣即此觀之徽宗以前即天府內庭未嘗以玉器為用乃今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即購羣玉酒器以華賓筵不亦侈乎夫以商受之奢賢臣見象箸而嘆宣和之侈佞臣以玉盃為華今之仕人且以象箸玉盃為常是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輕用者而今寒素之

士所不肯深情也物物之一細者亦然矣
許魯齋退居蘇門與姚樞竇默同遊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忘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鄉人一時風俗丕變儒者成物之效也嘗謂士大夫進而在位當以政教率天下退而里居當以禮教率鄉人即在上者有以任之在下者從而助之未為非美也乃今風會日流俗尚日澆欽位於朝無尊卑之分徵年於鄉

無長幼之節即在上之人不能以紀綱法度力挽頹波況在下者乎

夢語

壬子卧病兩月五火內燔腎腸焦灼呻吟究轉不知夜旦禱祠醫藥雜然並陳而不能起也如夢如寤若有所遺幅巾方袍匪仙匪釋自稱無念道人呼予而戒之曰予奚不悟乎予之病非禱祠之所能謝非藥石之所能痊在予所念爾予之病非飲食之所能傷陰陽之所能戕得之

性情不調而念滋紛也內之喜怒失時外之愛憎爲累也欲發而制於理欲忘而牽於念故子之心揺揺焉如懸旌炎炎焉如沸鼎君火一作而五臟若焚矣子不亟自治者將索子於池魚之腊不亦憐哉子誠欲已子之病則曷調其性情寡其思慮盎然游於六氣之和陶然適於無町之宇幾可生乎如是纚纚可數百言凡十許日夜寐則與語于子泠然霍有悟也病起而載諸牘

道人曰子之性與人異大事看得明小事看不明大事丟得下小事丟不下大事擔得起小事擔不起大事放得過小事放不過何其舛也夫天下之大事常少而小事常多則子之縈繫者必多而脫洒者必少矣不病何為

道人曰人之畏子以子慮之深澹然而應之則無畏矣人之怨子以子責之厚倘然而與之則遠怨矣人之狎子以子發之輕凝然而守之則無敢狎矣人之瀆子以子許之易確然而持之

則無敢瀆矣

道人曰子有所欲於人微示之而使其自悟也不能悟而子慍慍而其人不知也子病矣子有所怒於人微風之而欲其自悔也不能悔而子慍慍而其人不知也子病矣彼人方且晏然甘寢而子憮然自廢豈不左哉

道人曰夫怨人而使人知之也則彼必備矣怨人而使人無知也則彼何傷矣彰怨者多防匿怨者自戕莫如不怨

道人曰夫德易忘而怨難銷也肉骨之恩崇朝反目睚眦之恨終身刺肌故君子重樹怨

道人曰人之於子也一綫之情如抜子之於人也萬斛之力如傾斯不誠厚道乎哉然以之損名以之傷身無乃過矣

道人曰凡吾有患為吾有身孰有之哉及吾無身吾無有患孰無之哉夫身無之者有之也

道人曰夫賢為愚使而愚者不覺也乃使賢者傷焉貴為賤役而賤者不覺也乃使貴者傷焉

故賢毋為愚使貴毋為賤役幾無事矣

道人曰閒事莫管閒氣莫生閒話莫說閒書莫讀

道人曰視親如疎則親可常保也視急如緩則急可屢謀也

道人曰人有德於子願子毋忘之也人有怨於子願子忘之也子有德於人願子忘之也子有怨於人願子毋忘之也

道人曰於人無所甚親故不可得而疎無所甚

躁故不可得而親斯涉世之執也

道人曰夫制念莫如止止念莫如忘止念之念念也忘念之念忘念也莫如忘忘故佛經以無念爲正受

道人曰夫望而許者不足以爲德逆而距者適足以爲怨故求而審之可許而許之許之德也求而審之可距而距之距之無怨也其其恕乎

道人曰凡人無故而合者必無故而離合而知其必離也有爲而來者必有爲而去來而知其必

去也

道人曰爾能居室如寄使僕如假起處如在塗飲食如受乞即無病矣

道人曰夫擬之而後言則寡尤也議之而後行則寡悔也擬議本於存心心存則不安故慎字從心從真

穀山筆麈卷之十六　終

穀山筆麈卷之十七

明東阿穀山于愼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釋道

漢史西域傳所記三十六國道里風俗人民戶口纖悉具備然不聞有浮屠之教其時誠有之張騫有不以聞耶且其時武帝慕道求仙方且馳心於海上三山恍惚虛無之境豈有浮屠之

教已行而騫不以聞者耶然佛經傳其淵源遠自上古即周定王至於西漢已若干年而其教尚不著於西方無是理也豈所謂西方者尚在天竺安息之西非三十六國數耶列子志穆王得西域化人居處被服皆非人間所有而西域傳稱條支善眩又傳聞有西王母弱水及觀佛氏之言近於眩術者甚多豈即所謂化人耶魏收曰張騫使大夏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蓋騫時已聞之然漢史不

華何也又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國聞之未信了也佛法不至明帝入中國此足證矣

釋有南北宗道家亦有二宗自東華少君授漢鍾離權權授呂喦喦分爲二宗其一授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伯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柟柟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此南宗也喦授金之王嚞嚞授七弟子曰丘處機曰譚處端曰劉處玄曰王處一曰郝大通曰馬鈺

曰鈺妻孫不二世謂之七祖此北宗也七祖之迹皆在東海勞山而處機爲元太祖所聘從弟子十八人見於漠北居燕之長春宮化爲長春宮者今都城西南白雲觀也王咸陽人其餘多登州人海上烟霞之境僊聖所鍾盛固宜矣

佛教之盛始於五胡至魏而極魏世宗於嵩山立寺極巖壑土木之美於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郡至一萬三千餘寺胡后造永寧諸寺皆極工木之盛浮屠高百尺許宮殿如禁內僧房千

閻珠玉錦繡駷人心目其後任城王澄上疏請禁都城內寺以為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已此乃釋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內戒所不容國典所共棄也此數語者切中沙門之病佛骨表中亦說不到胡后嘗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屠今江北諸處往往有故浮屠蓋皆北朝所建也

唐宣宗時道士軒轅集入長安召入禁中問以長生之術對曰王者屏慾而崇德自然受大遐

福何處更求長生此儒者之言也東方生對漢武之言與此相似以此推之軒轅東方必真知隱道者也

六朝沙門見人主多不致敬唐初僧尼受父母及尊者禮拜亦六朝遺俗也自高宗詔革其禮乃正至胡元之世而國師法王至與人主抗禮是狄之法蓋不足言矣

漢沛人張魯自大父陵以來世爲五斗米道其後遂從劉焉分據漢中後魏寇謙之首奉其道

至宋真宗之世賜其裔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
靜先生以後繼世子孫皆有賜號此龍虎山封
號所由始原其所以蓋因天書符命之興粉飾
道教誕惑四海王欽若為之奏立授籙院及上
清觀歷代相沿遂為成典而不察其由亦惑之
甚者矣
元命道士張宗演為嗣漢天師演道靈應冲和
真人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此天師之號所由
起也　本朝止封正一嗣教真人無天師之稱

而假一品服色至衍聖等亦太過矣嘉靖尊崇道教張氏與陶邵二氏同禮在三公之上隆慶改元言者請削其爵降為提點至萬曆初年黃緣左右復續舊封然禮體威儀較之嘉靖間不相及也

武后受冊為金輪皇帝作七寶曰金輪寶曰白象寶曰如寶曰馬寶曰珠寶曰主兵臣寶曰主藏臣寶每朝會陳之殿廷不詳其制今佛家莊嚴及人間華嚴之飾嘗曰七寶宮中鑄作珎玩

亦曰八寳不知同否

開元中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岳神祠是山林之神非真正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其所理焉冠冕服章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玄宗奇其說因勑五岳各立真君祠不知所謂山林之神統於上清否志曰山川之守爲神又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則風雨陰陽正山川之守而又以上清臨之何也唐宗五岳之

封至於爲王爲帝不知受 此封即上清真人其山川之神耶承禎之言矯誣甚矣我 朝於岳鎮海瀆盡革封號各從本等名稱大聖人之作爲一洗千載之陋岳瀆之神懷柔震疊有不受紀哉

自古帝王崇重佛教則道流被斥興起道教則釋與被汰其勢不並立如此林靈素欲盡廢佛教至改佛爲金仙僧爲德士寺院爲宮觀嘉靖中陶仲文邵真以祈禱用事亦請析毀寺院沙

汰僧尼焚佛骨於大通橋下皆其證也兩家道術原不相下其徒宗而守之入主出奴至於為敵皆非其本也要之道家興廢不常入人亦不甚深終不能與佛教角爾

會昌中沙汰僧尼凡毁寺四千六百餘區毁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盖官造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大秦穆護者釋氏之外教如摩尼之類祆胡神也唐

制祠部歲再祀磧西諸州火祅官品亦有祅正
蓋土祅僧也武宗好道教故汰僧耳
顯德二年廢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有奇廢
者三萬三百有奇見僧四萬二千有奇尼一萬
八千有奇此但河洛關陝山東江北數省未及
天下之半而數已如此矣又令民間銅器佛像
輸官鑄錢世宗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
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
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

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此雖矯俗獝惑之言然於佛教濟人之旨有脗合者唐宋三百年陋風片言而正真英主也

九宮貴神蓋易乾鑿度所謂太一也黃帝九宮經一宮其神太一其卦坎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卦坤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卦震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卦巽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卦離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卦乾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卦兌其方赤八宮其神太

陰其卦艮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卦離其方紫天寶中術士蘇士上言遯甲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東郊祀以四孟從之此即今歷書三白圖法也

髙駢素性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術士諸葛殷病風疽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盃器而食至於犬聞其腥多來近之駢獨不惡也曰神僊以此試人耳可見逐臭之夫非其天性蓋有所慕而然也近代士人亦有

類此者
佛經所載方語皆唐時語也國名如婆羅門摩伽陀罽賧羅訶運羅支國波斯匿國護密多國喝盤陀國人名如婆伽利泥洹師怛伽羅地名如毗伽梨河乾陀衛江大都唐時語也可見四十二章以後多爲譯者所演設爲問答寓作名姓以㘸經旨其非釋迦時文義明矣
古俗以七月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掛寘財衣服在上焚之謂之盂蘭盆昉於目蓮比

丘見亡毋在餓鬼中故作此以救之也唐時尊奉佛法於中元日內出盂蘭盆章敬寺設七廟座書尊號于幡上百官迎謁歲以為常是以七廟神靈皆在餓鬼中也其不道而辱先亦甚矣

道經以二十四化上應二十四氣蜀之玉局化其一也其說以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君升座為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

周世宗召見陳摶問以飛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此真知仙道者

後唐同光中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莊宗首信之至親率后妃皇子拜之誠惠安坐不起已而迎至洛陽使之祈雨數旬不驗誠惠逃走慚懼而死世傳五臺真僧能降天龍恐即此事也

劉秉忠僧也輔佐元主平定海內姚少師僧也

擁翊 成祖擁守太平其人地才品大略相似亦古今之奇也秉忠輔政日久猶仍野服散號天下翕以為言拜太保領中書少師位一品班衣猶着衲後見其不便乃賜冠帶長髮然今崇國所祀少師畫像猶是僧服而春秋秩祀但稱恭靖公亦不書官未知何故

元設宣政院掌天下釋教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餘所僧尼二十一萬人可謂侈矣方今寺院僧尼不申總數以一郡邑推之當亦不下此數

五臺山寺元太后弘吉剌氏所造也捌寺之役大集民夫冒險入谷伐木運石死者萬人盖今寶地珠林留為勝賞而工費之艱傷殘民命乃如此是以有漏之緣斃無辜之衆也如來大悲其謂此何

元成宗建天寧萬壽寺寺中塑秘密佛形象醜怪即所謂演揲秘密法也傳聞大內有一秘殿內塑喜神主上大婚先期入殿雖沿舊俗亦有深意然不可聞於世也演揲兒法一名大歡喜

秘密禪定故曰喜神
胡元之俗全無先王禮教其最悖理者帝師臨
受戒是也帝師之令至與詔勅並行后妃公主
受戒跪拜甚有為大布施者正衙朝會百官班
列帝師專席坐隅来自西域則遣中書宰臣馳
驛往迎假法駕半仗以為前導其徒怙勢恣睢
氣焰薰灼延于四方至於捶朴公卿毆拉妃主
朝廷知而不問也方且下令罵西僧者截其舌
毆西僧者斷其手則中原文物化而為夷荒之

地矣若乃秘密演揲宣淫大內入道滅絶尤可

痛恨

二氏之教與聖教殊然其大歸一也世之學者能以不二之心精研其旨內亦可以治身外亦可以應世世豈遂與聖教遠哉乃其實不然標玄同之趣以文貴生之訣而生未必養也皈寂滅之宗以空無生之法而生未必忘也或世名已歇托澹泊以依棲或榮進無階借清靜以表異故有示辟穀之迹而不能絶念於刀錐修離欲

之基而未必息心於緣覓二氏之徒斥而不與矣何以稱吾道哉此所謂心術之敝也

甚哉道術之日分也江左以來於吾儒之外自為異端南宋以来於吾儒之内自分兩岐降是而後則引釋氏之精理而陰入於吾儒之内矣降是而後則受釋氏之明法而明出於吾儒之外矣

夫江左以降盛談老莊隋唐以來多修佛乘今之談老莊者少矣而為佛乘之言者亦非其本

旨也何也佛教之入中國本緣經典其後以經教爲上首而直指禪宗又其後以禪宗爲葛藤而專修淨業故有稅冕而勤禮拜閉室而誦祇陀若謂調御之位可以立地而成青蓮之會可以應聲而至西來之旨豈固然哉雖然如是而能守律戒猶未失也又以爲逆流之地不事葷修上智之根無資戒定至乃慕啖鴿吞鍼之幻任漁行酒肆之緣居然與屠膾伍矣在彼法中以爲何如而稱於士人之列也

二氏之教與吾道源流本不相遠特各立門戶作用不同爾唐宗以來賢士大夫固亦多遊心內典參悟玄宗而不害其為儒彼固儒者之所苞也但不當竄入其說以默扃於吾儒之閫又不當舍吾儒之教而直往從之耳辟如一邑之中有兩大姓其物力財產固自相當而不相為用則其子弟家人亦各承其業而不相羨也有如納西家之子以冒東家之派則東家之派既紊其統而西家之子亦失其宗皆不願也故推

墨而附儒者非也又使東家之子不能守其父兄之産而慕西家之聲勢析而往從之豈惟我所不甘亦彼所不受也故援儒而入墨者非也近世經教禅宗分為二途至以達摩明心見性為教外単傳此不考其本也諸部經典所論字字句句皆明心見性之旨至於維摩問疾無有文字言説為不二門此初祖西來之[illegible]拈花龍女獻珠禅家公案已肇於此不至初祖而有也達摩入中國以楞伽教人未嘗盡去文

亨及五祖六祖亦皆以經典行教但不復造立經典是爲不立文字如所謂述而不作爾安得以經教爲糟粕而直悟禪宗耶

附錄

靈濟二真人即徐温二子知訓知詢也二子平生皆以凶德取敗不保其身而列於諸神之祀未審其緣世傳　成祖有疾嘗夢二神進藥故崇祀之然其祀不始於　國初也今京師禁城之西及福州城外皆有靈濟宮二神號金闕真

君玉闕真君其配號　金闕仙妃玉闕仙妃太常
以春秋秩祀四季更換袍服其像木胎有機可
以伸縮
河東塩池唐時曾有　封號謂之寶應靈慶二池
萬曆巳丑御史以塩利大興請崇其祀宇賜之
封號于妝令甲　國初釐正祀典岳鎮海瀆盡
去前代封號俱從本等名稱且前代封爵又不
可襲乃奏東西二池各書本等池神惟請祠額
二字以示崇報有　詔賜額靈惠時猶未楧其

所由也及考唐史大曆十二年河中池鹽先因秋霖多敗度支韓滉恐鹽戶減稅奏稱雨不為害且有瑞鹽代宗疑其不然乃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還奏如滉所言請宣付史館錫以嘉名乃賜寶鹽之號時人醜之始知二池神號乃滉輩獻諛掊克之謀也人實醜焉神其受諸然則岳鎮海瀆封號皆唐宋封禪之主所為侈大矯誣之文耳　聖祖革而正之神謀睿見高出萬古不亦偉哉

穀山筆麈卷之十八

明東阿穀山于愼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夷考

本朝輿圖毋論勝國即較之漢唐亦有不及東面朝鮮即漢之玄菟樂浪唐之安東都護也西面哈密即漢之安西唐之四鎮也北面河套即漢之五原唐之豐勝等州也南面交趾即漢之

九真日南唐之五管外境也朝鮮建國公矣舊遼陽控連遼左以通京師而為二衛所據河套為西虜所據哈密為吐魯蕃所侵交趾旋得旋失較之漢唐剪其四幅矣然靈夏在版圖則宋全盛所無甘肅為弁堠則唐中葉所失而雲南一省全為郡縣則漢唐以来所未有者亦足補其一二矣

三受降城皆在黃河北岸今河套之北也中城[illegible]自朔方安北都護府在焉東城在勝州之北

西城在豐州之北此唐史註也宋初曰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關宋白曰東城本漢雲中郡地中城本漢五原郡地西城本漢臨河縣地三說微有不同然宋白所考則東受降城當與大同相近去黃河遠矣或者漢雲中郡地廣西接榆關非止大同府境也大抵漢築朔方守在河南唐築三城守在河北今河南已失為虜巢矣况河北乎

漢時設西域都護統三十六國以斷匈奴右臂

唐初置西北都護府統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後為吐蕃所陷武后長壽元年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府於龜茲發兵戍之即今甘肅境外地也　國初以封哈密後為吐魯番所陷哈密遺種寄居甘州而北地淪於西域全入吐魯番與天方哈馬等國相鄰不知即吐蕃遺種否

東漢時羌寇最盛然有東西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羌各自為種與西域諸夷不相關

涉今陝西塞上熟番想即其遺種也

漢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琉璃師古注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黄青緑縹紺紅紫十種琉璃此盖自然之物采色光潤踰於衆玉今俗所用琉璃即流离也乃消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為之虚脆不貞實非真物觀此則漢書所載乃真琉璃也穆天子傳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升山取采石鑄以成器則鑄石而為流离自上古有之第今中國所鑄柔脆不堪惟自海舶来者質差堅樸

謂之蕃流离亦石汁所鑄但少堅耳又有玻瓈與琉璃相似但未聞西域真琉璃作何狀也豈寶珠玉石皆入中國而此獨不至竊意漢時所謂十色琉璃即今之青緑等石耳古時無寶石之名今人知其為石而不知其為琉璃也姑記以俟博考

今西域貢物有鐵力麻初不省其義及考敕勤國名一號鐵勒當是鐵勒麻也

後漢書西南夷傳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

馬牛頭蓋海西大秦國也大秦即前書犂軒國

周穆王時西域化人想即其先世耶

唐至中葉吐蕃之盛幾如匈奴隴右河西盡爲所有南至六詔亦被吞食其地北至回紇南連六詔幅員萬里乃其文字職官亦與中國相類不似匈奴突厥之樸陋也　唐時柘䟦爲党項部落

唐自安史之亂河隴諸州陷於吐蕃數十年矣至大中初年吐蕃內亂三州七關之衆款塞来

降而河西十州之地亦入版圖此非唐之兵力至宣宗而盛也會虜運之衰耳三州七關者唐原安樂州及石關等七關即今平涼寧夏境内十州者瓜伊蘭鄯甘肅西河岷廓即今臨鞏甘肅境也

唐時安西北庭淪於回鶻河西隴右淪於吐蕃河西隴右即所謂河湟也爲秦原河渭蘭鄯階成洮岷臨廓疊宕甘涼瓜沙十八州之地在今平涼臨鞏甘肅諸塞幾半陝以西矣安西北庭

則在朔方之外當與延寧兩鎮相宜
四川茂州即冉駹之國漢所開為汶山郡者也
唐始築城於此以遏吐蕃通蠻之路後為吐蕃
所據西洱諸蕃皆為降伏於是吐蕃盡有諸羌
之地東接松茂南鄰天竺西陷四鎮北抵突厥
地方萬里諸胡之盛無與為比而唐受其侵矣
其所以致盛以據松茂之險故也方今茂州之
北即近洮岷虜由洮岷而南直至章臘南接六
番故松茂之境乃虜與羌接之界亦要害之境

也六番者董卜韓胡宣慰司魚通寧通宣慰司及烏思藏四法王之地即古所謂身毒大夏天竺也

斂南西山諸羌可十餘種皆因韋皐內附即今威茂諸蕃也唐時皆各稱王中有女蠻其先為白狼國以女為國君人危髻金冠纓絡被體謂之菩薩蠻當時樂遂製此曲至今傳之蠻亦作鬘

唐時西山白狗等羌內附受爵世襲而陰附吐蕃世所謂兩面羌今之朶顏三衛謂之兩面虜

可也

雲南自後漢永平半服中國唐初列在版圖為外臣後為楊國忠所擾改附吐蕃故吐蕃日強不可復制以其通道諸蠻故也至韋皐鎮蜀始撫境上群蠻以誘南詔於是併八國生蠻俱歸王化而吐蕃之勢始孤關中之民始得安枕皆皐之功也吐蕃故土在河隴之西及二庭四鎮並為所有北接回紇南接六詔幅員萬里勢侔中國其勢大矣雲南內附則斷其右臂故不支

也今緬甸諸夷梗化南北幸而六番之夷稟我聲教可保無他然階文之間生熟諸番為壯虜所挾縛騷邊境害亦不細矣

唐史東蠻跨地二千里勿鄧豐巴兩林各有大鬼主為之長鬼主不省何稱韋皐使東蠻鬼主詗伺雲南及異牟尋內附先遣鬼主入見其地當在滇蜀之間

唐時雲南王以名相接為世如閣羅鳳之子為鳳迦異孫為異牟尋曾孫為尋夢湊是也法如

頂鍼　本朝安南酋長以名相排爲世如莫方瀛之子爲莫福海孫爲莫宏瀷曾孫爲莫茂洽是也法如雁行此雖鄙俗亦皆有意義

南詔者六詔之一也夷語以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業舍詔在諸部南故謂之南詔開元中内附封爲雲南王至今稱之

唐史驃信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其王摩羅思那以貞元間入貢蓋古朱波國也以今擬之意緬甸八百等地即其遺矣

緬夷在西南絶境上上世所不臣元世祖舉兵克之其旁金齒等夷十有二部皆降即今三宣之地也

唐之南詔改為雲南已而又改為大理至後唐改為長和其主猶以驃信為號

吐番之君曰替普南詔之君曰驃信皆僣號也

南詔國事大臣皆分曹稱奭摠謂之清平官其相謂之督奭

唐時雲南王官有清平官清平者蠻相也近臣

關白大將亦稱清正

韋臯鎮蜀招撫南詔以破吐蕃至遣匠數爲甲弩咸通中南詔作亂甲弩精利中國不能及以此推之邉關鄰虜有所要求爲甲弩之用者不可輕與払邉鐵鍋火藥之類是也

乾符初年南詔逆命髙駢爲西川節度遣僧景仙托遊以入其境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已而南詔遣其酋望来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爲弟而不稱臣宰相盧携

欲從其請鄭畋固爭以為不可相與爭於上前拂衣面詬遂皆罷相此事與近日日本相類第彼許出於邊臣而廷臣持之此則出於廷臣而邊臣撓之也唐時回紇吐番舊有和親之禮即以施之南詔亦何不宜　本朝國體之尊國法之正三代以下無與為比而欲以漢唐之辱典施於海島之小夷宜舉國號罵恨不食餘幸逢輕與免於族誅其人幸矣

回紇之初即四部之一也曰回紇曰契苾曰思

紇曰渾捴謂之勑勸突厥黙啜之強迫奪救勒之地故四部度磧內附徙居甘凉之間以避之其始不過如此後以河西節度使王君㚟與之搆怨弄兵報仇西奔吐蕃其勢遂不可制勑勒即鐵勒也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皆瘠駑無用朝廷苦之而欲悅其意不得不盡市也所得賜予及馬價至用車數千乘載之以歸唐之帑藏坐而一空矣今日北邊

互市斃正如此得馬皆瘠駑下乘入塞輙死賦予軍人令其喂養死令賠償為北邊大害不知将来作何究竟然使死牧之政修有所豢養或不甚苦爾

唐封回紇可汗號内有登密施字譯云華言到竟可敦號内有毗伽字譯云華言足意此皆佛經字也佛經中名字語言多是唐時字義以此推之古佛名號當亦從来切語音所撰爾

回紇阿㲺可汗謂其大相頡干迦斯曰兒昔而

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爲阿多唐人北人呼父謂阿爹爹徒可翻與多同音又竇從一爲皇后阿奢奢者乳母之父與爹相近或云俺荅荅字虜亦呼爲多

元和初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来中國置寺處之摩尼者僧之别名也其法日晏乃食食脾而不食湩酪今民間有清齋者午後乃食敎門中亦多有之

唐史回鶻兵至横水退屯釋迦泊又吐番有違

磨楷昔想亦爾時方言未必即古佛名字不知佛經竟出何時

唐時西突厥分其國為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授一箭號曰十設亦曰十箭夷中無符信以箭為契召會則傳之謂之拚箭杜詩所謂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是也今虜中亦有號箭是其遺制

沙陀者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居全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以為號以其衆

六千餘帳附於回紇爲其所苦酋長朱邪盡忠降於吐蕃元和三年舉衆内附處之靈武已以地近吐蕃恐其反覆徙於定襄即今朔州馬邑間也

波斯國即條支故地其先有波斯匿王因以爲號大食本波斯國也龜兹即漢西域之後唐時以其地爲安西都護府有龜兹樂部今樂曲有大食調舞部有波斯舞皆其遺音也

唐十部樂有龜兹樂舞設五方師子各高丈餘

飾以方色每師子有十三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抹謂之師子郎即令師子回回舞也

契丹奚室韋女真韃靼皆東北夷也路振九國志曰契丹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其種有八部至阿保機并而為一韃靼室韋女真皆役屬之此遼之始也女真古肅慎氏之遺種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之閒謂之黑水靺鞨在五代之末居混同江之南入遼東著籍者號熟女真居江之北者號生女

真其極邊遠者號黃頭女真此金源之始也今建州西女真即金人之後第不知契丹之種今安在爾混同江即鴨綠水也

五代史契丹阿保機攻渤海拔其夫餘城謂之東丹國使其長子突欲居之註云即唐高麗之夫餘城也在混同江之西地屬渤海高麗王建之國在混同江之東又註遼陽契丹之東京故渤海地也如此則夫餘城在今開元邊外矣新唐書登州東北海行千餘里至鴨綠江乃東南

行七百里至新羅王城自鴨綠江舟行東北泝流五百餘里至凡都縣故高麗王都也又東北泝流五百里又陸行千里至渤海王城蓋唐時高麗在今朝鮮北境而渤海又在其北想今海西建州女真所據即其地也後晉天福元年高麗王建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則新羅百濟併於高麗在今朝鮮境內矣

契丹之興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謂之西

樓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
葉山起南樓木葉山在錦州阿保機葬地也
耶律德光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
七人以此觀之契丹之起固已奄有沙漠燕並
引弓之民矣元太祖四大斡耳朶之地亦在漠
北去上都萬里其視中原猶一隅也
建州在遼陽西北又北為契丹之中京大定府
又北七百里為上京臨潢府
唐史室韋契丹別種在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

裔也在南為契丹在北為室韋地據黃龍東隣黑水西隣突厥南隣契丹北瀕海岸蓋今土蠻所據即其地也韃靼之先舊無可考通鑑宋白曰韃靼本東北方之夷靺鞨之後也靺鞨先臣高麗後附渤海貞元元和間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流徙陰山其俗語訛謂之韃靼咸通末李克用為官軍所敗嘗往依焉及克用授鴈門節度使率其衆入平黃巢俾牙於雲代之間恣其畜牧此韃靼之始也蒙古一族不知與韃靼

同求否
靺鞨有二一曰黑水靺鞨在流鬼國南即女真之先也一曰渤海靺鞨其王曰大氏據有遼左之地開元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以其國為黑水州元和以後服屬渤海契丹既破渤海黑水乘間復其故地自號熟女真建國之初以為都城已而遷都於燕改其地為會寧府號曰上京即今三萬衛也
洪景盧曰番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者耳

天竺語轉而爲牙毒捐毒禿髮語轉而爲吐蕃

鞮鞬乃靺鞨也此論近似但鞮鞬之於靺鞨似

不相蒙未必即其聲之轉耳今壯虜隸鞮鞬館其

文書謂之達達[illegible]子奏文即蒙古字也

高麗在漢以後然猶未甚大唐初與百濟連兵侵

新羅壯境其後[illegible]遂殘也而壯濟亦爲所并今之

朝鮮蓋合百濟[illegible]新羅爲一矣

高麗爲唐所滅[illegible]又不建國至唐末天祐初有石

嶺寺渺僧躬又[illegible]首聚衆據開州爲王國號大封

遣使入貢於吳躬乂性殘忍其臣王建殺之而自立復號高麗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即今朝鮮二京也大封以前其王為高氏太封以後其王為王氏 國初李氏滅王氏而代之今二百年矣

元世祖在位高麗權臣林衍廢其主植世祖遣將出師往問其罪此義舉也夷人入主中國於屬國之亂猶能興問罪之師柰何外夷叛臣廢主自立朝廷不問其名姓從而封之假如故曽

尚在撫璽綏以請何以應爲

安南古交州地漢唐以来皆入版圖　國初其王陳日煃內附　太祖封之已而其臣黎季犁簒盜　成祖命將討平求陳氏後無人遂郡縣其地設交趾布政司久之黎利作亂中國不能守遂以畀之傳至黎譓其國復亂譓出居海上而死國人共推其弟黎㦄攝國莫氏父子遂簒有之國人乃立譓子黎寧都清華改元光照莫氏遣人攻之寧走不知所在　而其臣黎景瑁等

又立譓次子黎憲改元元和盖與莫氏分有其
國矣寧之立也遣其臣鄭惟憭奉表入貢以莫
氏之難來告已而憲等求寧蹤跡得於老撾復
以國讓之此其臣鄭惟忱所供及莫方瀛表奏
乃謂黎譓無子詐也
莫登庸以黎氏之相盜有其國　朝廷發十餘
萬兵討之竟不能入莫氏奉表求降於鎮關外
繫組上貢天兵遂罷乃廢其主號建以為安南
都統使司秩從二品其所部十三道改為宣撫

司十三各設宣撫同知一員然莫氏帝其國中自若也登庸子方瀛方瀛死子福海嗣福海死子宏瀷嗣宏瀷死子茂洽嗣至萬曆丙子入貢已五世矣

元人既征安南其王陳日烜遣使入朝貢金人以代罪此安南金人之始也嘉靖中莫登庸歸化朝廷赦而封之貢代身金人以謝蓋本於此

朝鮮著姓金柳為最安南著姓阮鄭為最循晋

之王謝唐之崔盧也中國自宋元以降不重門閥以族繫望者少矣

唐開元初有胡人上言往師子國求靈藥其國在天竺旁居西南海中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以馴養獅子得名諸國商賈往與貿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題其所直商賈依價取之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遂成大國此即佛經所言師象天龍夜叉之屬也其國旁所有出於習見

故以之爲法象耳今廣東居民有與海神市者造舟海上以貨置舟中焚紙拜於岸縱舟而去如期舟來所命貨物與原約不爽亦師子之類也天下事有不可以理曉者儒者局於所聞真夏虫之見

唐與黠戛斯可汗合族敕云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蓋借廣陵父子之世以屈其禮所謂雜夷之攻也黠戛自稱李陵之後本無所據而唐以寵而之

屬直附於廣亦未詳其所出太史公作李廣傳不聞其出於柱下也唐既祖柱下又系隴西皆妄也

唐史崑崙在林邑南去交趾三百餘日蓋遠而悍者也　國初西南海中諸國多以黑小厮入貢即崐崙奴之遺種耳

唐初林邑王范頭利爲其臣伽獨所弒伽獨自立國人弗從乃立頭利女為王新羅亦立女王金真德當時外國女王如此者尚多即今女土

官也宋嘉定二年畏吾兒國降於蒙古畏吾兒者唐之高昌也　本朝為吐番所破寄居甘州謂之畏兀兒

元史欽察部去中國三萬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即出為蒙古所併此其地即西海也但謂日沒輒出殊不可省既云地在西極日由地中東出則其度數相距當亦不減空中何得沒而即出也又南海之番有俱藍國者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世祖遣使三往招之遂遣使朝貢

牂牁蠻國其王號鬼主其別帥曰羅殿王在辰
交之間即今廣東雲貴間也世世用貝蛤飾器謂
之羅殿疑出於此
宋政和七年大理入貢封其酋段氏為王此大
理入中國之始也今為郡縣置吏與內土等矣
今廣東有蜑賊不知其名義考南史沈攸之奏
有獠滅蠻蜑之語毛晃曰蜑南海夷種也蜑有
三種漁蜑取魚蠔蜑取蠔木蜑伐山取木又二
廣間山谷不隸州縣者謂之徭人舟居者謂之

蜑人島居者謂之黎人以此知猺獞之名所從
来久矣
瓊州至今有黎賊不詳其種土人以為南正黎
之後也唐史瓊州有黎母山黎人居之不輸王
賦即其種矣
虜酋順義王直大同邊與其子黄台吉等共為
一支　昆都力哈者順義王之弟也謂之老把
都老把都之子曰青把都又永邵卜大成者順
義王異母兄子也為虜中長支而從老把都部

薊宣府邊共為一支　吉能者吉囊之子也
吉能之子曰把都兒黃台吉在河套駐牧直延
寧邊是為一支
松山賓兔者套虜之別支也居賀蘭之山下直
甘肅邊西海賓兔者順義王之少子也久據西
海南收松潘番夷然其牙帳亦在甘肅邊外故
甘肅有西賓兔也
土蠻部落故元之後裔於順義王君也直薊遼
邊衆數十萬其下有六酋自西虜通貢以來惟

三衛海西諸夷假土蠻之勢以擾薊遼故東北多事耳

漢時匈奴之長為單于其妻號為閼氏唐時突厥之長為可汗其妻號為可敦今虜王正配號為哈屯妾媵號為比妓哈屯即可敦之轉也音正相似書者訛耳

吐谷渾呼職入聲王渾吐蕃吐字亦音職入聲今直呼為土爾　孟養土司兀呼為崇祿

萬曆初年九絲都蠻平得銅鼓若干獻諸京師

世傳以為諸葛鼓者是也考五代溆州蠻酋作亂湖廣王逵撫之獻銅鼓以降則銅鼓之俗其來久矣史註谿洞諸蠻銅鑄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大會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釵執以扣鼓竟乃遺留主人名為銅鼓釵構怨相殺則鳴此鼓至者如雲此銅鼓所由起也貴州諸蠻亦多有之其謂諸葛鼓者想其制出於武侯

東方曰夷者東方人好生萬物抵觸地而生夷者抵也其類有九南方曰蠻者君臣同川而浴

極為簡嫚嫚者嫚也其類有八西方曰戎者斬

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北方曰

狄者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僻其類

有五此風俗通所著四夷名也

穀山筆塵卷之十八終